

虞初新志

欲平舟

如行

PDG

廣初新志卷十六

小卿媛山館重校刊

新安張張湖山來輯

四樹屋書影

周亮工

滅齋

德州程正夫言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風厲甚  
恩縣邢村陂中水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峰  
巒秀拔豁壑廻釋磔委蛇相通觀者極近畏懼  
至日千餘人禱詞馬遍考諸書古無此異不知何  
祥也余按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偃立是日天大寒  
忽凍爲冰柱高三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以數  
日後流賊過文安民避大水穴賴以空活者甚眾

正類  
此類

小品中載有薦士於顯貴者其人固平易顯貴  
雖禮之然未嘗問其所長瀕行其人曰辱公愛有  
小枝願獻於公乃索素紙爲圍某盤信手畧書無  
毫髮謬顯貴歎  
正統間周伯器年九十修抗  
州志燈下書螭頭字畧畫烏闌不折紙爲範毫髮  
不爽 章友直伯益以篆名官翰林待詔同人聞  
其名心未之服咸求願見筆法伯益命粘紙各數  
張作二圖其一紙縱橫各作十九畫成一某局其  
一作十圍圍成一射姑其筆之麤細間架疎密無

毫髮之失。諸人歎服。再拜而去。古今絕技。亦有相同者如此。

張山來曰。皖城石天外。曾爲余言。有某大僚薦一人于某有司。數日未獻一技。忽一日辭去。主人餞之。此人曰。某有薄技。願獻于公。望公悉召幕中客。共觀之。可乎。主人始驚愕。隨邀賓客。至詢客何技。客曰。吾善喫烟。眾大笑。因詢能喫幾何。曰。多多益善。于是置烟一觔。客吸之。盡。初無所吐。眾已竒之矣。又問仍可益乎。曰。可。又益以烟若干。客又吸之。盡。請眾客。視吾技。徐徐自

口中噴前所吸烟或爲山水樓閣或爲人物或  
爲樹木禽獸如蜃樓海市莫可名狀眾客咸以  
爲得未曾有勸主人厚贈之由此觀之誠未可  
輕量天下上也

荆南居客麻城忠淳間有一鸚鵡見長老壽普來  
忽鳴曰望慈悲長老曰小畜誰教爾能言鸚鵡自  
後不復声森縱之徑赴僧側喙啣致謝僧曰宜高  
飛免再墮又求指示僧令誦佛經八年僧至桃源  
一小兒來誦曰吾麻氏鸚鵡也荷方便今在蕭家  
作男子矣驗之脇下尚有翅毛

有宦聞者。瑀雙鸚鵡歸江右。兩翁晨夕相依如昆  
季。宦者以一贈陳子右。爾韓子人殺亦得其一。陳  
體固親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哥好。未幾  
陳子齋中有異物。搏鸚鵡死。陳子痛之甚。旣除地  
以塞之。又語人殺。賦詩吊之。詩成人殺持告其家  
羽。輒騰躑架上曰。哥哥死。哥哥死。傷惋不勝。遂不  
食。越日亦斃去。二子廣乞名詞爲之志述。江右三  
吳諸詞人皆有作。因彙爲一集。顏曰羽磬台刻。邨  
子左之爲之序。序亦懷惻肆動物固多情如此。又  
吾梁由貨店市肆養鸚鵡甚慧。東開口市肆有料

哥亦能言。兩店攜二鳥相較。鸚鵡歌一詩。料哥隨  
和音清越。不相下料。哥再挑與言。不答一字。人問  
其故。曰。彼音劣。我而黠勝。我開口便爲所竊矣。臬  
司有愛子病篤。購以娛之。賈人籠之以獻。鸚鵡悲  
愁不食。自歌曰。我本山貨店中鳥。不識臺司衙內  
尊。最是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留之五日  
苦口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頭氣盡。萬歷年間事  
也。

張山來曰。向聞有人供一高僧。其庭中鸚鵡。于  
無人時。向僧曰。西來意。你教我箇出籠計。僧應

之云。出籠計。除非是兩脚筆直。雙眼緊閉。少頃。鸚鵡足直目閉而死。主人悼惋。命解縲瘞之。解後。鸚鵡忽飛去。向僧謝曰。西來意多謝你箇出籠計。附記于此。

劍俠見於古傳紀中甚夥。近不但無其人。且未聞其事。惟聞宋轅文尊公幼清。孝廉。素好奇術。曾遇異人於淮上。席間譚劍術。其人曰。世人膽怯。見鬼神。輒驚悸欲死。魂魄尙不能定。安望授見神術。宋曰。特未見耳。烏足畏。其人忽指坐後曰。如此人。公那不畏。回首顧之。座後輒有神。面赤髮豸。怪



異如世所望靈官像。宋驚懼仆地。其人曰。得云不  
安耶。又予姻陳州宋鏡子光祿尊人圃田公諱一  
韓。神廟時在兵垣。勅李寧遠。疏至一二十上。寧遠  
百計解之。卒不從。一夕。公獨臥書室中。晨起。見室  
內几案盤盂巾帛衣帶。下至虎子之屬。無不中分  
爲二。痕無偏缺。有若生成。而戶榻如故。夜中亦無  
少声息。公知寧遠所爲。卽移疾歸。光祿時侍養京  
邸。蓋親見之。乃知世不乏異術。特未之逢耳。蜀許  
寂好劍術。有二僧語之曰。此俠也。願公無學神仙  
清淨事。異如此。諸俠皆鬼爲陰物。婦人僧尼皆學

之此言近理。世之好異者當知之。

張山來曰。若我遇其人。當卽懇辭。面赤髭者爲我洩憤矣。尙何所畏耶。

張瑤星語予。辛未秋。予覲先大夫于東牟。遇道人馬純頭者。亦異人也。道人修髯。偉幹。黃髮覆頂。舒之可長丈許。不櫛不沐。而略無垢穢。自言生于正統甲子。至是約百八十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姬媼如多從之遊。時孫公元化開府于登聞。而惡之。呼至。捋加責罵。道人曰。公秉鉞一方。選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声曰。予選士以備用。

耳若掩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備指使可乎時  
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問所須曰須  
桌數百張結壇于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組  
齋者不効矣公曰姑試之不効乃公不爾恕也命  
治壇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道人至則索燒酒一  
斗並犬一器啖之盡乃登壇命公等長跪壇下時  
方溽暑萬里無纖雲道人東向而嗑則有片雲從  
其墟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倏風應之少焉濃雲四  
布雷電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臥壇上齶聲與雷  
聲響答互應地上水可二尺諸公長跪泥淖中不

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兩足乎眾歡呼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雲散烈日如故孫公跟蹠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騎從以歸歸卽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約廿餘人每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大罌盡投諸穀核其中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勸之食則復取他席上穀核投罌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廚中數十人之饌悉投悉盡或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上諸梓孟盃盎之類十五累之舉而大嚼如嚼

冰雪齒聲。楚楚可聽也。先大夫治兵廟島。拉與俱宿署樓上。樓濱海。時嚴冬。海上無日不雪。雪卽數尺。人爭塞向。瑾戶以避寒威。而道人夜必敞北窗。以首枕窗而臥。早起雪覆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額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薄游泳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衣不少濡濕也。既而往游東江。東江帥爲劉興治。道人至則聚諸淫姬。如在登時。興治聞之。怒呼而責之。將繩以法。道人曰。公尸居餘氣。乃相嚇耶。公何能殺我。人將殺公耳。興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

也。俟城石轉身，則其時矣。興治命責之，樵朴交下。道人斲睡，自若。興治無如何也。道人出語，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浴竟見有一木大數圍，知是土人物從求得之，自持斧略加剗鑿，纔可容足，飄坐其中，亂流浮海而去，不知所終。其後興治以貪殘失士心，改築島城，城石盡轉，而興治爲其下所刺，方道人之在署中也。每酒後輒撫膺痛哭，先大夫叩其故，則指予曰：郎君有仙才，而年不永，使從我遊，不死可致也。先大夫曰：年幾何？曰：蓋明歲之正月。次年壬申春王四日，道人方與島

中。諾。將。士。轟。飲。次。忽。西。向。而。勸。曰。可。惜。張。公。今。日。死。矣。蓋。登。州。城。陷。之。日。也。乃。知。向。日。酒。後。之。言。蓋。託。編。耳。予。嘗。謂。道。人。隸。命。風。雷。如。反。掌。預。識。休。咎。如。列。筮。傲。慢。公。卿。如。觀。變。場。絕。寒。暑。饑。飽。如。化。人。而。獨。不。避。穢。行。與。淫。姬。遊。且。比。及。頑。童。曰。中。有。真。陰。可。採。補。也。此。大。悖。謬。豈。世。上。自。有。此。一。種。如。楞。嚴。所。稱。十。種。仙。或。唐。人。所。稱。通。天。狐。屬。耶。抑。天。上。羣。仙。亦。加。人。間。顯。宦。不。盡。皆。立。品。行。初。燕。臺。者。耶。吾。又。安。得。叩。九。閭。而。問。之。

曲周陳公台極言其邑富。蔡子婦言父家還。明日

偕臥不復起。家人呼之不應。抉戶而入。烟撲鼻如  
硫黃。就牀視之。衾半焦。火灼之。有孔二。體俱焚。惟  
一足在。火之焚人。理殊不可解。王虛舟曰。焚砂石  
爲龍火。焚金鐵爲佛火。焚人之火。是爲慾火。佛言  
姪習交接。發于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  
光于中。發動。意其研磨之極。慾火熾煽。煽而忽焰。  
遂以自焚。其不焚牀第廬舍者。火生于慾。異于常  
火。亦如龍火止焚砂石。佛火止焚金鐵耳。陳公諱  
子此

張山來曰。舊小說中。已有吞繡鞋。焚祇廟事矣。



○某道人坐功久。忽然火發。焚其髮及帷。主人救之。始熄。可見火無邪正。皆足爲害也。此道人余曾見之。

亳州孫骨碌者。人像其形。故以骨碌稱。生時有首有身。身上具肩。無臂。手。身下具尻。無腿。足如截爪。然其父無子。以其男體。姑育之。長而家益富。坐臥啟處。飲食。男女一切。需人爲用。見賓客。皆人抱以出。立則豎而倚之。門屏間。矢倚則仆地。衣具神爲觀美。頷不細。頤則前後轉。從無定在。裙襪履。生平未嘗設。生三子。長公登進士。次幼爲諸生。今日馳

封矣此等世雖生不育育亦貧且賤而孫君獨富  
貴造化固不可測歟

張山來曰此君之父因無子而育之可也何不  
識何等女子居然肯嫁之乎

海鹽有優者金鳳少以色幸于嚴東樓東樓書非  
金不食夜非金不寢也嚴敗金亦衰老食貧里中  
比有所謂鳴鳳記金復塗粉墨身扮東樓矣近阮  
懷寧自爲劇命家優演之懷寧死優見散于他室  
李復者但有客命爲懷寧所撰諸劇輒辭不能復  
約其同輩勿復演詢其故曰阿翁姓字不觸起尙

免不得人說。每一演其撰劇。座客笑罵百端。使人  
懊惱。竟日不如辭。以不能爲善也。此優勝金。優遠  
矣。不知懷寧地下。何以見此優。

閩人李春明者。爲人長厚。聞有談人暖昧事。輒蹙  
耳走。人以李塞耳呼之。一日。目內奇癢。召工取之。  
內黃金二分。易銀一錢四分。市穀一斛。內有大珠  
二顆。最圓美。市諸富室。得六百金。其年穀甚賤。夜  
就寢。夢有人提其耳目。邢有道穀。寤而省曰。神音  
得無使我積穀乎。乃出金市穀。入三千石。次年穀  
價騰貴。發糶得四千餘金。家日起。至十數萬人。以

爲厚德之報。大抵談人閭閻原非盛德事。使其事誠有之。與我何與。無而言之。則爲誣善矣。斯事有無。不必論。後生固當以爲法矣。

汀州黎媿曾爲余言。廣州民有以善射聲名者。常挾毒矢入山中。值雷雨卒至。驚避入野祠。雷隨入。礮彈繞身者三匝。然終不爲害。民跪而祈曰。民誠罪。遠擊何所逃。奈何。格格悖入耶。雷聲漸引去。已復至。復出。如是者再。若將導之去者。終不害民。民忽悟曰。神將用我矣。遂不霆。遂雷聲行。抵山下。見雷方吐火。施鞭奮擊巨樹。一朱衣女子突從樹中

出雷遠遠樹數舍紅衣下雷復至紅衣出則雷又  
遠去格鬪久之終不成擊民乃引毒矢伺紅衣出  
貫之霹靂大作遽拔其樹民歸入其室家人競  
雷方入屋震人幾死幸家無恙惟釜翻露硃書數  
字于底不可識有黃冠通雷文者云是助神威力  
延壽一紀八字也山中人言樹平時無他異亦終  
不知女子爲何妖按唐小說中亦有神追朱衣女  
子自樹中出久之漸上有數點緋雨飛下云是帝  
命誅飛天夜又此女子得非其類耶

張山來曰臧齋先生與先君子爲莫逆交乎少

時獲觀書影。甲寅之變。書皆不存。今燕客先生  
來揚。佐郡。余復懇得是書。不啻與父執相對也。

記桃核念珠

高士奇  
唐人

得念珠一百八枚。以山桃核爲之。圓如小櫻桃。一  
枚之中。刻羅漢三四尊。或五六尊。立者。坐者。課經  
者。荷杖者。入定於龕中者。蔭樹趺坐而說法者。環  
坐指畫論議者。袒跣曲拳。和南而前趨。而後侍者。  
合計之爲數五百。蒲團。竹笠。茶奩。荷策。餅鉢。經卷。  
畢具。又有雲龍風虎。獅象鳥獸。戲獬猿。採錯。雖其  
間。初視之。不甚了了。明窗淨几。息心諦觀。所刻羅

漢僮如一粟。梵相奇古。或衣文織綺縠。或衣袈裟。水田絲褐。而神情風致。各蕭散於松柏巖石。可謂藝之至矣。向見崔銑郎中。有王氏筆管記云。唐德州刺史王倚家。有筆一管。稍初於常用。中刻從軍行一鋪。人馬毛髮。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事復刻。從軍行詩二句。如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之語。又輟耕錄載宋高宗朝。巧匠詹成。雕刻精妙。所造鳥籠。四面花版。皆於竹片上。刻成宮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鳥。其細若縷。而且玲瓏活動。求之二百餘年。無復此一人。今余所見念珠。雕鏤之。

巧若真。勝於二物也。惜其姓名不可得而知。長洲周汝瑚言。吳中人業此者。殫思殫精。積八九年。及其成。僅能易半菽之粟。八口之家。不可以飽。故習茲藝者。亦漸少矣。噫。世之拙者。如荷擔負。鋤與人御夫之流。蠢然無知。惟以其力日役於人。既足養其父母妻子。復有餘錢。夜聚徒侶。飲酒呼盧。以爲笑樂。今子所云巧者。盡其心神目力。歷寒暑歲月。猶未免於饑餒。是其巧爲甚拙。而拙者似反勝於巧也。因以珊瑚木難飾而囊諸古錦。更書答汝瑚之語。以戒後之恃其巧者。



張山來曰。未聞議論。足醒巧人之夢。特恐此論一出。巧物不復可得見矣。奈何。

核工記

宋起鳳紫庭

季弟獲桃墜一枚。五分許。橫廣四分。全核向背皆山。山坳插一城雉。歷歷可數。城巔具層樓。樓門洞敞。中有入類司更卒。執桴。或若異。凍不勝者。枕山麓一寺。老松隱蔽三章。松下鑿雙戶。可開闔。戶內一僧。側首傾聽。戶虛掩。如應門。海開如延納狀。左右度之。無不宜。松外東來一衲。負卷帙。頭顱行。若爲佛事。夜歸者。對林一小陀。似聞足音。僕僕前核。

側出浮屠七級距灘半黍近灘維一舟蓬窗短舫  
間有客凭几假寐形若漸寤然舟尾一小童擁爐  
噓火蓋供客茗飲也曠舟處當寺陰高阜鐘閣踞  
焉叩鐘者貌爽爽自得睡足徐興乃爾山頂月晦  
半規雜疎星數點下則波紋漲起作潮來候取詩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計人凡  
七僧四客一童一卒一宮室器具凡九城一樓一  
招提一浮屠一舟一閣一爐竈一鐘鼓各一景凡  
七山水林木灘石四星月燈火三而人事如傳更  
報曉候門夜歸隱几煎茶統爲六各殊致殊意且

并其愁苦寒懼疑思諸態俱一一肖之語云納須  
彌於芥子殆謂是與然聞之尺綃繡經而唐徵水  
戲薦酒而隋簪器之凝也吾滋懼矣先王著考工  
蓋早辨之焉

張山來曰宋人以象爲楮葉雜之真葉中不能  
辨審若是則曷不摘真楮葉玩之乎今之鬼王  
桃核精巧絕倫人皆以其核也而寶之庶不虛  
負此巧耳

張南邨先生傳

先著 遜甫

張南邨名愨字僧持父興公先生琪以名宿教授

里中多達材弟子。南邨幼爲詩。出語每不猶人。父友紀竺遠一見其詩。稱之曰氣清。再則曰骨清。曰神清。已而目屬之曰。子必將以詩名江左矣。入應天學。用才名。交遊賢俊。怡古文辭。專力於詩。家世奉佛。南邨胎性不納葷血。初猶食蟹。年八歲。父將攜之見博山禪師。前一夕。南邨方持蟹。父見之。警曰。兒將見博師。可食此乎。南邨聞言。即置不食。自是蟹胥悉斷。除以人在天界。南邨親近最久。東南古錐。病德禮謁殆遍。以故生平多方外交。糝孟粥鉢。宛然頭陀。跡恒在僧寺中。或經年累月不返。

少學易於中丞集生余公。公成武林從之。武林西洽其所熟遊。故吳越往來尤數。而茗雪間故人聞其至。每爭延之。癖好山水。不憚險遠。必往遊。其遊有章程要領。或獨遊。或攜一童子。塗遇樵人。禪客。卽爲伴侶。窮幽造澗。飲泉摘果。卽忘飢渴。於五嶽則陟高岱。猶以不能遍歷。衡華爲恨。若武夷匡廬。九子。黃山。天台。雁蕩。諸山。所至削木枅爲記。采樹葉題詩。以爲常。南邨爲人坦夷。近情。不爲矯激之言。不爲崖異之行。取受從心。否塞任運。尤不以禮數。固義責望人。與人處尤能寡怨。忘隙乍見。或

輕忽之稍久必親而敬焉有屋數椽不蔽風雨家  
人恒至乏食垢衣敝襪遊士大夫間舉止迂野可  
愛形體短小雖老精神可敵壯夫遇良讌會能通  
夜不眠嘯咏達旦不擇地而處不擇食而食不擇  
榻而寢投足之所卽甚湫隘雜他人掃除未竟  
視南邨已展卷矣口腹之奉不過鹽豉菽乳就枕  
卽熟睡無輾轉不寐之時益胸無機事不以美惡  
撓心能致然耳嘗遠遊遇舫篋者再中途幾不能  
成歸人或怪其無恨色曰失者償之義也又何問  
焉除夕自外返去其家不遠止宿逆旅主人次日

日。晡。始。緩。步。而。歸。其。性。情。安。雅。如。此。羣。居。未。常。與。人。爭。至。論。詩。輒。相。持。不。下。宋。詩。行。雖。貴。卿。巨。子。前。亦。屬。詞。折。之。其。論。詩。不。逞。才。不。使。事。不。染。叫。號。不。涉。怨。誹。其。宗。旨。也。自。以。襄。陽。摩。詰。爲。師。於。古。歌。行。換。韻。大。篇。暨。古。體。千。數。百。言。鋪。陳。開。闔。局。力。宏。富。者。乃。不。謂。善。自。少。至。老。主。此。論。不。變。雖。所。見。未。盡。然。亦。可。謂。篤。於。自。守。者。矣。南。邨。稱。詩。五。十。年。遠。近。之。人。亦。以。詩。歸。之。生。鄉。名。人。王。穆。如。顧。與。治。之。後。與。同。時。諸。人。並。立。可。指。數。終。竟。如。紀。叟。之。言。歲。甲。戌。年。七。十。有。六。夏。得。脾。疾。治。之。尋。愈。至。冬。復。作。遂。

不起子二。元子筠。正子淳。元子亦受詩。可不墜其  
聲。子自儻居郭南。望衡密邇。相得甚懽。酒闌燈燼  
每有知己之言。欲以身後爲託。今不可作矣。世復  
安得和易素心風雅不倦如斯人者乎。

贊曰。策杖而出。裹糧而遊。遇少倦而且休。至仕處  
而輒留。把酒而歌。執卷而吟。悠悠乎王孟之音。有  
形神而無古今。不忤於世。不剋於天。可獨可羣。亦  
儒亦禪。束身止一棺。而遺文乃有千數百篇。稱之  
爲詩人。奚愧焉。

張山來曰。子慕南邨久。一旦遷甫爲介。得以把



采

臂入林。今讀此，不勝人琴之感。

劉酒傳

周亮工

汝齋

劉酒，汴人，無名字。自呼曰酒。人稱曰劉酒云。畫人物有清勁之致。酒後運筆，尤覺神來。人以為張平山後一人。酒不屑也。凡作畫皆書一酒字。欸其似行書者，次似篆籀者，其得意筆也。嘗為上雒郡王作畫，王善之，曰：張平山後一人。酒意嗔，急索畫曰：尚未欸，乃捲入傍室。縱筆書百十大酒字於上下左右。王怒甚，裂其幅，驅之出。酒固怡然。酒於醉睡之外，惟解畫，他一無所知。坡公云：予奉使西邸，見

言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醉  
世上無眠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  
似概似尙如此何況真箇是酒索予顏其草堂予  
書曰略似菴以坡公所錄前四句去醉睡字爲聯  
酒得之欣然意足也酒與余交最久無妻子每謂  
予曰死以累君一日力持盃大飲忽然脫去開口  
而笑杯猶在手余感其宿昔之言爲買棺殮之  
張山來曰劉酒自畫之外無非酒者其名酒其  
歎酒其死亦酒吾知其所畫必醉仙也

記古鐵條

詹鍾玉去矜

京師窮市上有古鐵條垂三尺許濶二寸有奇形  
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滿澁兩面鼓釘隱起不甚  
可辨持此欲易錢數十文人皆不顧去積年餘有  
高麗使客三四人有曉良久問此鐵價幾何鬻鐵  
者謬云錢五百使客立解五百文授之其人疑不  
決卽詭對曰此固吾鄰人物俟吾詢主者頃之使  
客復來鬻者曰向幾誤主者言非五金不可使客  
卽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則又爲大言曰公等誤矣  
吾曹市語舉大數以爲言五金蓋五十金云使客  
曰吾誠不惜五十金但不得更悔鬻鐵者私念一

廢鐵夾條增價五十金。繼令失此售主并乞數十  
文錢亦不可得。因曰：吾以此博公多金，保無後言。  
公幸告我，此爲何名？使客請先定要約，而後告于  
時觀者漸眾。使客乃舉五十金，昇鬻鐵者，而以若  
帶者付其徒，乘馬疾馳去。度其去遠，始告眾曰：此  
名定水帶。昔神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定九區平  
水土。此乃九之一。若攜歸吾國，價累鉅萬，豈止五  
十金而已哉？又問得此何所用？使客曰：吾國航海  
每苦澗水鹹不可飲，一投水帶，其中雖鹹，涵立化  
甘泉，可無病汲。是以足珍耳。市有好事，隨至高麗。

館請試驗之。遂命汲苦水數石，雜盞攪之，投以水，帶水沸，作魚眼數十，少頃，掬水飲之，甘冽乃勝山泉。遂各歎服而去。鬻鐵者言：闔陌京師時得自老中貴，蓋先朝大內物也。嗟嗟！自經變故以來，凡天府奇珍異寶，流散人間，泯泯無聞者，何可勝數！獨是帶爲高麗使所賞識，頓增聲價百倍，不脛而走海外，物之顯晦固自有時哉。

唐仲言傳

周亮工

減齋

唐仲言名汝詢，華亭人。世業儒。仲言生五歲而蒼，求賢卽能識字，讀孝經成誦，及警但默坐聽諸兄。

帖。嗚。而。暗。識。之。積。久。遂。淹。貫。婚。冠。既。畢。益。合。昆。弟。  
輩。取。大。經。子。史。以。及。稗。官。野。乘。皆。以。耳。授。顛。未。原。  
委。默。自。詮。次。純。類。瑜。瑕。剖。別。精。核。益。從。章。句。之。粗。  
以。冥。搜。微。妙。心。盡。心。通。罔。有。遺。墮。矣。於是。遂。善。屬。  
文。尤。工。於。詩。海。內。人。士。踵。門。造。謁。仲。言。每。一。音。接。  
噓。久。不。忘。與。之。商。榷。今。古。繼。以。篇。什。千。言。百。首。成。  
之。俄。頃。而。音。吐。鏗。然。使。聽。者。忘。疲。子。姪。門。徒。輩。從。  
旁。抄。錄。一。字。多。寡。輒。自。覺。察。不。可。欺。也。貌。甚。寢。而。  
心。極。靈。常。解。唐。詩。其。所。掇。拾。古。文。以。爲。箋。註。者。自。  
習。見。以。及。秘。異。遡。流。從。源。搜。羅。略。盡。然。必。先。經。後。

史不少。秦漢雖詩賦之屬，所援引亦從年代次序。之如某字某句，秦漢並用，則必博採秦人，不以漢先。詳照致精，有若此也。所著有編選集、姑篋集。及唐詩解，共若干卷，行於世。錢虞山云：唐較杜詩時有新義，如解瀟壑、疎放句云：出於向秀賦。稽志遠而疎，呂心放而曠，亦前人所未及也。

### 李公起傳

周亮工 減齋

李公起，名峻，鄞縣人。父子誦，官侍御，出按遼陽。卒於任。公起墮地而聲，雖聾，岷嶷孝弟，髮及額。侍御公訃至，號慟無晷夜，咽枯而嘶。凡五日，水漿不入。

口乃更啞免喪始盡取先世藏書悉讀之手自校  
讐雖凌寒溽暑弗倦也既聾而問難辨證之路永  
絕片有疑義俱於經史中嘿自剖析無有問殆性  
好客郵筒走天下四方學士大夫亦樂趨之賓主  
以案相通以筆有問奇者則載紙往粗入農桑微  
如佛老迨國家所有旂常典故戶口邊疆叩之必  
應咸盡精核或旣書與客又自尋釋幽奇畢呈而  
終無遺佚轉更遐暢矣晚年尤好種植奇花異卉  
常滿堵庭舍旁有斐園竹波軒青蘿閣諸勝感與  
客遊處性既寧澹好學之外嗜慾益清反覺口耳



爲煩也。行世有盟國集、鄧雪編、永譽錄、研史、凡若  
干卷。

張山來曰：以一人而兼聾啞二病，乃能淹博貫  
穿如此，那得不令人敬服。○使此君與唐仲言  
相遇，則兩無所見其奇矣。

書鄭仰田事

錢謙益 牧齋

鄭仰田者，泉之惠安人，忘其名。少稚魯，不解治生。  
其父母賤惡之，逃之嶺南，爲寺僧，種菜，寺僧飯僧。  
及作務人，仰田面黧黑，補衣百結，居下坐，自顧蹶  
跼，無所容。有老僧長眉皓髮，目光如水，呼仰田使

上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僧怒噪而逐。仰田旬日無所歸。號哭于野外。老僧迎謂曰。吾遲子久矣。偕入深山中。授以拆字歌訣。月餘。遂能識字。因授以青囊。袖中壬遁射覆諸家之術。無所不通。曉其行于世。以觀梅拆字爲端。久而與之游。能知人心曲隱微。及人事世運之伏匿。亦不言其所以然也。天啓初。將卜相。南樂指全字爲占。仰田曰。全字从人从王。四畫當相。四人問其姓名。曰。全字省三畫爲士。當有姓。帶土者。省四畫爲丁。當有姓。丁者。省兩畫。縱橫爲木。當有名。屬木者。以所省之文全

歸之。當有名全者。南樂曰。木非林。尙書乎。曰。獨木不成林。名也。非姓也。已而拜莆田。貴池。元城。涿州。四相。一如其言。晉江李焜。與奄黨吳淳。夫有知。指吞字以問。仰田曰。彼勢能吞汝。非小敵也。从。天。从。口。非其人。吳姓乎。然則何如。曰。吳以口爲頭。彼頭已落地矣。汝何憂。踰年而吳伏法。魏奄召仰田。問數。仰田蓬頭突鬚。浪踰而往。長揖就坐。奄指囚字以問。羣奄列侍。皆愕貽失色。仰田徐應曰。囚字國中一人也。奄大喜。出謂人曰。囚則誠囚也。吾詭詞以逃死耳。之白門。奄勢益熾。俞少卿密和之。仰田

畫臥屋梁下。梁上有斷綆下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幾奄果自縊。其射決奇中。不可悉數。宋謝石不足道也。丙子冬。前知余有急徵之難。自閩來視余。自清江浦徒步入長安。爲余刺探獄。緩急。余抵德州。復自長安徒步來報。年八十二矣。行及奔馬。雨壯。士尾之。不能及。至鄭州。風霾大作。脫鞋。鞵繫之。兩臂赤。脚走百里。上程氏東壁樓。日未下。春神色閒暇。鼻息响。煦然談笑。大噓。至分夜。而後寢。臨行。謂余：七月。彼當去位。公之獄解矣。然必明年而後出。吾當以殘臘過虞山。爲太夫人。庇庵。夢之事。

公母憂也。余歸數往招之。已卯春將襁被訪余。忽謂家人曰：「明日有羣僧扣門乞食，具數人餐以待。」吾亦相隨往矣。質明沐浴更衣，若有所須。羣僧至，飯畢入室端坐。奄然而逝。仰田遇人無賢愚貴賤一揖之外，箕踞嘯傲。終日不知有人。人遺之錢帛，卽受否亦不計。每見人深中多傲岸自好者，輒微言刺其隱。人亦不敏，恐懼其盡也。余嘗謂仰田公非術士，古之異人也。仰田笑曰：「吾行天下大矣，莫知我爲異人。然則公亦異人也。」又嘗語曰：「吾垂繭狂走爲公急難，侯嬴有言：『七十老翁何所求哉！』」士

嘯

為知己者死。縱令斫吾頭去。頸上只一穴耳。臨終病其子曰。三年後往告虞山。更數年尋我于虎邱寺之東。仰田信人也。其言當不妄。書其語以俟之。張山來曰。仰田以異人自負。惟牧齋知之。彼卽有知己之感。然則異人亦好名乎。

記吳六奇將軍事

鈕 琇 玉樞

海寧有孝廉培。繼字伊璜。才華豐艷。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輿。佳客相與賞。

既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  
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  
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枵腹而無飢寒之色人皆  
稱爲鐵丐者是汝邪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  
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  
大喜復爇炭發醕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後酬  
竭此醕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頽臥  
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出仍宿廡下達旦  
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  
懽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

免

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恩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  
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  
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  
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妄用此爲已質錢付  
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  
識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  
履之徐諭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  
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奕  
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  
虐僕何人斯敢以爲丐不謂獲邁明公賞於風塵



大

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  
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  
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  
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衣履  
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天之  
後，略涉詩書，耽遊盧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  
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  
王師由浙入廣，舳舻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  
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  
奇獨資貿然來，選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

粵中形勢傳激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  
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眾據土弄兵潢池方今

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後蘇之會豪傑效  
用之秋苟假奇以遊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  
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  
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  
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  
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  
自分以汚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  
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藉以奮跡行伍

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已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卽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贈。篋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入驕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旣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丐之身。未足分德。居一載。軍事竣。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

解音

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之感耳。先是蒼中有富人駐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檄。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叅閔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橐中。裝買美婢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燕。乘簾張燈。珠整花貌。艷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再矜律。親爲家伎。伯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昔

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峰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縹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既沒。青娥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峰巋然尚存。

張山來曰。聞吳將軍乞食時。好以荻葦于地上。判某日及草行字。英雄失意而志不餒。如此至其不忘查君之德。尤可謂覺然足音矣。